

高陽作品集

【紅樓夢斷系列】

# 五陵遊



高陽作品集



# 五陵遊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9

## 五陵遊

1980年3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50元

1998年5月初版第十三刷

2000年1月二版

2002年2月二版二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高陽  
發行人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 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 
電話：(02)26418661  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 
電話：(02)23620308  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 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  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 
電話：(07)2412802  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  
郵撥電話：26418662  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校對 黃榮珠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047-0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[linkingp@ms9.hinet.net](mailto:linkingp@ms9.hinet.net)

**五陵遊** / 高陽著 . --二版 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0年

562面；14.8×21公分 . -- (高陽作品集；9)

ISBN 957-08-2047-0(平裝)

〔2002年2月二版二刷〕

857.7

88017387

大毛衣服在大太陽裡曬過兩天，拿藤拍子拍淨了灰，在空屋子裡晾得冷透，該收回樟木箱了；那知打開第一口空箱子，震二奶奶就發覺少了一樣東西。

「那本冊子呢？」她問錦兒。

「甚麼冊子？」

「還有甚麼冊子，不就壓箱底的那玩意嗎？」

「怎麼？」錦兒一驚，「我還以為二奶奶收起來了呢！」

震二奶奶一聽這話，也很著急。原來要找的是一冊秘戲圖——也不知誰行出來的說法，春冊可以鎮邪，箱子裡有了它，「鐵算盤」都算不走的；又說可以辟火，相傳火神祝融氏是個老小姐，性子潑辣無比，但到底是未出嫁的閨女，一看到這「羞死人也麼哥」的玩意，自然嚇得退避三舍。因此，震二奶奶所置貴重物品的箱子裡，都有此物。

「我那裡收起了來？沒有！你看看別的箱子。」

收皮貨的樟木箱，一共四口；其餘三口空箱中都有，「就少這麼一本！」錦兒困惑地：「是

到那裡去了呢？沒有人來過呀！」

深閨艷秘，流落在外；震二奶奶可以想像得到那些輕薄男子的口吻：「喏！曹家震二奶奶的東西；你們看她有多風流！」

轉念到此，汗流遍體，「不行！」她說：「非找到不可；你去查一查！」

明知別的丫頭、老媽決不敢私拿，還是找了來問；果然，一個個斬釘截鐵地否認。

「那麼！」錦兒問道：「前天，晌午那一會兒，有誰來過？」

大家都凝神細想，你說一個，他說一個，算得出來的，一共有七個人來過。

「二奶奶！」錦兒回來，悄悄說道：「只怕是芹官拿的。」

震二奶奶如當頂轟了一個焦雷，「可了不得了！」她說：「這要讓四老爺知道了，會把他打死！就是老太太瞧見了，也是一場風波。趕快，趕快找春雨！」

春雨今年十七，比芹官大五歲。進府那年才十三歲，已是大人的樣子了；沉靜、靈巧，懂得用眼色窺伺，曹老太太要看個唱本甚麼的，總是不等開口，她就裝裝眼鏡的荷包找了來，有那妬忌的，背後說她會拍馬屁，她笑笑不作聲；若是誇獎她兩句，必是惶恐不勝的樣子。就這與人無忤，有功不伐的這份德性，為冷眼旁觀的馬夫人所看中了；跟震二奶奶商議，想跟曹老太太要春雨專門去照料芹官。

那是前年的事，芹官十歲。旗人家的子弟，十歲就得拉弓「壓馬」，預備「比棍」當差了；

可是，芹官是曹老太太的「命根子」，留在上房裡不放出去。每天上家塾是小廝在中門口等著接；放了學仍舊送到中門，丫頭老媽捧鳳凰似地送到老太太面前，由此就很少出中門了。

馬夫人跟震二奶奶不止提過一次：「人一天一天大了，成天跟些小丫頭混在一起；等知識一開，不知道會鬧出甚麼笑話來。得有個靠得住的人能託付才好。」

「難！」震二奶奶也總是這樣回答：「咱們這位小爺，變著方兒淘氣；靠得住的人老實，降不住他；降得住他的，又怕他心裡不服，一吵一鬧讓老太太知道了，嘔不完的氣。必得有這麼一個德性好耐性好，能管得住他，還能叫他服她的人才行。」

春雨恰好就是這麼一個人。震二奶奶認為馬夫人挑得不錯；曹太夫人也欣然相許。馬夫人還特為將春雨找了來，說了許多心腹話，籠絡備至；還特為關照震二奶奶，從她的月例銀子中，另提二兩津貼給春雨。

兩年下來，成效大著，芹官除了不大愛念書以外，若說待人接物的規矩，可真是懂了不少，那都是春雨循循善誘之功。最使馬夫人滿意的是，照料芹官的起居，無微不至；每天上學，親自送到中門，對小廝必有一番話交代；書包以外，另有一個衣包，燠寒溫涼，該換該加的衣服，都在裡面，再無受涼受熱、飲食不慎而致病的情形發生過。

因為如此，芹官發育得極好；十二歲的孩子，看上去像十五六歲的少年。這一來，馬夫人又有隱憂了！

震二奶奶也知道她的這個隱憂；為此，對那本春冊是不是落在芹官手裡，格外擔心。等到將

春雨找了來；卻又不知如何開口，只怔怔地望著春雨。

春雨卻突然之間臉紅了；紅到耳朵根上。震二奶奶大為訝異；凝神靜想了一回，恍然大悟！但也不足為奇，反正總有那麼一遭；只不知是怎麼上的手？想到這裡，深感興趣；不由得綻開了詭秘的笑容。

在異樣的沉默中，春雨的頭一直低到胸前；連她的心跳都清晰可聞。這就不但是羞，而且也在害怕。震二奶奶心想，像這樣是問不出甚麼來的；就問出來了，以自己當家人的身分，不能不管，但一定難管，倒不如暫且莫問。

於是她說：「沒事！你先回去吧！」

特為把她叫了來，卻又沒事，這不透著蹊蹺？春雨明知她有話未說，卻以心虛之故，不敢多說一句，答應一聲：「是！」如釋重負地踩著碎步，走得好急；錦兒發現她的影子，想留她說兩句話，都沒有能攔住她。

「怎麼！是芹官拿的不是？」

「錦兒，」震二奶奶答非所問地：「我看春雨是破了身子了！」

錦兒大吃一驚，「二奶奶從那裡看出來的？」她說：「不會吧？」

「一副作賊心虛的樣子！」等震二奶奶將她的所見，細細說了以後；錦兒亦覺得深為可疑，

可是，「是跟誰呢？」她問。

「還有誰？自然是芹官。」



「芹官！」錦兒失聲說道：「才十二歲啊！」

「生得壯，發育得好，十二歲開智識也不是甚麼稀罕事兒。老皇的第一個阿哥，就是十三歲生的。」震二奶奶又說：「你去一趟，詳細細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。」

話當然宜從那本春冊談起；錦兒的想法是，這樣的事，千萬冒失不得，只有以話套話，步步爲營地踩進去，那知她剛開得一句口，春雨就把她的話打斷了。

「你還來問我！」她滿臉脹得通紅，恨恨地說，「都是你們主子奴才害人！這種東西也是混丟、混丟的！」

錦兒先是一楞，會過意來，隨即笑了，「怎麼啦？」她問：「怎麼害人？害了你啦？」

春雨是話一出口，便知失言；不過她做事向來不悔，沉吟了一會，臉上的紅暈漸漸褪去，平靜地說：「你晚上來，我告訴你，只告訴你一個人。」

「你放心！我不會隨便跟人去說。不過，二奶奶那裡，不能瞞她；其實也瞞不住。我跟你實說吧，二奶奶已經看出來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春雨低著頭說：「二奶奶那雙眼睛再毒不過。」她突然抬頭又問：「喔，前天我聽人說，你有喜信兒了；那可真是大喜事啊！」

原來錦兒已爲曹震收了房——爲了繡春，曹震跟他妻子大打饑荒。震二奶奶不管怎麼說，肚子不爭氣，在提到「不孝有三」，理上總是虧了些；所以不能不讓他「弄個人」。

想來想去，只有錦兒最合適；而錦兒不願。震二奶奶下了好大的工夫，才將她說動。曹家的規矩，丫頭收房，要生了子女才能改稱姨娘；錦兒有了喜信，便意味著快有正式的身分了。所以春雨說是「大喜事」。

「沒有的事！也不知是誰在嚼舌根？倒是你——。」錦兒本來想說：「倒是你，倘或芹官能跟老皇那樣，十三歲生個兒子；那一來，老太太說不定會把你看得比震二奶奶還重。」想想這個玩笑開得太早了些，所以縮口不語。

到晚來浴罷納涼，三更時分她才派一個小丫頭去問春雨，此時去看她，是不是太早？春雨懂她的意思，叫小丫頭帶回來的話是：「晚點去不要緊，或者就睡在那裡好了。」

這是打算著竟夕深談。錦兒便跟震二奶奶回過一聲，直到三更過後，才悄悄來到雙芝仙館——芹官所住的那座院落。

「睡了？」錦兒往裡指了指，是指芹官。

「早睡了。來，這裡坐。」

春雨在梧桐樹下設兩張藤榻，備了瓜果清茶，剛一坐定，小丫頭便又送來點心，「你真把我當客人待了！」錦兒說道：「別張羅了！讓她們睡去罷！」

春雨點點頭，吩咐小丫頭說：「這裡沒事了！叫楊媽也去睡；今晚上不用『坐夜』，門門上好了；錦姑娘今天睡在這裡。」

把不應該在這個院子裡的人都打發走了；原本面對月光的春雨，走過來坐在錦兒旁邊。兩人

都是背光，誰也看不清楚誰的臉，說話就方便了。

「那天下午，從你們那裡順手牽羊偷了那缺德的玩意回來，一人躲在書房裡偷看，我先還沒有留意，後來看他臉上通紅；只當他受了暑，摸他頭上，可又不怎麼燙。問他是怎麼了，可又支吾吾地說不上來。這一下，我可留了神了，半夜裡醒過來，看前屋燈還亮著；我特為從屋子外面繞到窗口，偷偷兒往裡一瞧。你知道他在幹甚麼？」

「幹甚麼？」錦兒答說：「你別問我，只管你自己說好了。」

「在畫畫呢！我就在窗外咳嗽一聲，還沒有說話，他就嚇得趕緊藏那本冊子。我知道有花樣了；回進來跟他要那玩意。他不肯給！」

「後來呢？」錦兒催問著：「你快說啊，他給了沒有？」

「給了。」

「這時候你才知道，原來是這玩意？」

「是呀！我一看嚇壞了；問他是那裡來的？他說從你們那裡取來的。我心想，真好險！如果不是這會兒捉住，他明天帶到塾裡，這一流傳出去，讓四老爺知道了，那一場禍還小得了？只怕連震二奶奶都得落包涵。」

聽這一說，錦兒也有不寒而慄之感，「真是！」她慶幸地說：「多虧得你。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——，」春雨停了一下說：「換了你不知道怎麼樣？我可是沒有想到；所以一時竟愣住了！」

「你說的甚麼？沒頭沒腦地！甚麼事愣住了？」錦兒驀然意會，「是不是來了個霸王硬上弓？」

「那，他倒不敢。他，他要我跟他照方兒吃炒肉。」

「那麼，你幹不幹呢？」

「我當然不幹！又嚇他，又哄他；最後他說了一句話；錦兒，換了你，恐怕也不能不依他。」

「喔，他說了句甚麼？」

「他說：你不肯，我找別人去。」

錦兒不作聲。心想：芹官的那句話，大概除了「四老爺」以外，都不會覺得他過分。至多說一句：你才十二歲嘛！可是，「甘羅十二歲爲丞相」，只要像大人了，自然能幹大人的事。

「我們這位小爺，你知道的，說甚麼就是甚麼；這一找開了頭，怎麼得了？說不定還用不上他去找，自有人在招惹這位小爺——。」

「那是誰？」錦兒搶著問了一句。

「你別問了，反正有人。當時，我主意是拿定了；不過，」春雨加重了語氣說：「到底是女孩兒家一生就這麼一回的事，即使不明不白地斷送了，多少也總要值得；所以我跟他說；你依我兩件事，我就依你；一是除了我再不准找別人；務必改了那個吃人嘴上胭脂的毛病。」

芹官這個毛病，由來已非一日；大概兩三歲的時候，不知那個丫頭逗著他玩，親他的嘴，卻

說：「來！吃姐姐嘴上的胭脂。」由此成了慣例，要親丫頭的嘴，就說要吃人家嘴上的胭脂。錦兒也讓他這樣親過，當時心裡很不舒服，覺得無緣無故吃了虧。因而這時聽得春雨的話，頗有深獲我心之快。

「你也看出來了，他這個沒出息的毛病，若是能改掉，真正功德無量。」錦兒很起勁地問：「他依了你沒有呢？」

「自然依了我。」

「你也依了他？」

這是隨嘴一句話，在春雨聽來，便有明知故問的意味；停了一下方始開口：「你別笑我不識廉恥！我也是好好想過的，剛開智識的人，混在脂粉堆裡，又有老太太在上頭護著；你倒想，還不是盡著他的性子胡鬧？不懂這件事便罷，一懂了誰能管得住他？只怕要不了一兩年就會得童子癆。我是識得輕重，心想太太、震二奶奶，把老太太的命根子託給我；我能只顧自己的清高，不顧他心裡是怎麼在想？我也想到頭了，橫豎拿我的身子拘住他的心就是了。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，我自己覺得很值得，很對得住太太跟震二奶奶。」

原來她還有這番深心，這番大道理！錦兒心想，誰要只當她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看，可真是大錯特錯了。

這樣想著，不由得笑道：「你怎麼懂得這麼多啊？我比你大四歲，還不懂怎麼拿自己的身子，拘住人家的心。」

一句無心的話，立刻使得春雨臉上發燒；原來她並非處子，早就爲她的一個在海鹽腔班子裡唱小旦的表兄偷上手了。所以聽得錦兒的話，以爲意存諷刺；轉念又想，自己的秘密連自己的親娘都不知道，錦兒從何得知？於是定定心答道：「我也只是這麼癡心妄想，到底還不知道拘得住拘不住他的心？」

這卻也是錦兒關心的一件事，隨即問道：「那麼，你看呢？你自己總知道吧，他是真的一句，聽你的話呢？還是假的依你？」

「照眼前看，倒是說話算話。往後就難說了。」

錦兒點點頭說：「本來，這件事也要打兩方面來看，只要大家不招惹他，他一個人那裡就胡鬧得起來？」

「正就是這話。」春雨停了一會說：「不過，這話，我可不能說。」

「當然！當然！有人會說。」錦兒很滿意地：「今天晚上沒有白來。你明兒還要起早，睡去吧！」說著，已站起身來。

「等等！」春雨一面說，一面已轉身急步而去。

錦兒不知她要做甚麼，只能站在那裡等候；不一會，只見春雨去而復回，將一個手巾包遞到她手裡。捏一捏是軟軟的一本書，心知便是那本春冊。只是另外圓鼓鼓地一個小罐子，就猜不出是甚麼東西了。

「那本害人的玩意，請你帶回去。還有一罐擦臉的東西，我也叫不上名兒來，那天我到老太

太那裡去，正好在開箱子，老太太順手把這罐給了我了，說能保養皮膚，冬天用最好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錦兒很高興地：「那是西洋進貢來的膏子；貴重得很呢！你留著自己用吧。」

「不！」春雨答說：「我也不能一個人用；一打開來，你舀一點、他舀一點，不用三天就光了。倒不如送給你，起碼可以用一冬天。」

「你這麼說，我可就老實不客氣了。多謝，多謝！」

錦兒笑嘻嘻地走了，愈覺得這一趟沒有白來。

聽完錦兒的話，震二奶奶沉吟著；拿枝象牙籤剔牙，不斷地齜牙吸氣，好久都不作聲。

錦兒知道，遇見這種樣子，就是她有要緊的事在盤算，也許得要好半天的工夫。不必擾亂她，管自己悄悄溜開。

「你別走！」震二奶奶說：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錦兒便站住腳，拿震二奶奶的茶去續上了開水；自己也捧了杯茶，在她身旁一張矮骨牌凳上坐下來。

「春雨今年多大？」

「不是十七嗎？」

「大五歲！」震二奶奶說：「略為嫌大了一點兒。」

明知她是拿春雨跟芹官的年齡作比；錦兒卻故作不解地問：「二奶奶倒是說甚麼呀？」

「春雨是個腳色！」震二奶奶說：「你以後在她面前說話要小心。」

錦兒心裡一跳；「怎麼啦？」她問：「我可不知道說甚麼話要小心？」

「還不是咱們自己的事嗎？」震二奶奶說：「她的心可比你又細又深；又會籠絡，你別小看了。」她忽又說道：「我這話你只放在肚子裡。走！上太太屋裡去。」

有兩句話，是馬夫人入耳如雷，再也忘不了的，這兩句話，一則以懼：「要不了一兩年就會得童子癆。」一則以喜：「拿我的身子拘住他的心就是。」

「天可憐見！」馬夫人噙著淚在笑，「有這麼教人爲難，怎麼樣也想不出好法子的事；就偏偏有這麼一個意想不到的，讓咱們碰上了。真正是祖宗有德！」

將芹官關在中門以內不放出去，確是件教人爲難的事。此中的利害得失，連曹老太太自己也知道，她曾跟曹頌說道：「我也不是不明白，男孩子應該到外面闖一闖，見一見世面，將來才有出息。不過我家不比別家，他爺爺就是這麼一條根；這條根上又繫著我跟他娘的兩條命。萬一闖出事來，我們祖孫三代都完了。我的日子不多；三年、五年，等我一伸腿去了，由著他去闖，反正我是眼不見爲淨了。眼前，可不能讓我成天把顆心懸著，我得看著他，日子才過得下去。如果天倒不收我這個老廢物，居然三、五年還不死，到了該他進京當差的年歲，聖命難違，我自然也只好死心塌地。」

這話是前年四月裡，芹官過十歲生日時所說的。包衣子弟十六歲進京到內務府當差；曹老太太的意思，已經很明白，要留芹官到那時候，才能從中門之內放出來。反正只有六年的工夫，不



必跟她去爭。可是這六年正當發育，「女大十八變」就在這時候，男孩子開智識成人，也在這時候。如何得能把這六年工夫，平平穩穩地度過去，不出麻煩，是馬夫人一直想不出好辦法的一大隱憂。

如今，這個隱憂少說也解消了一半，所以內心激動不已。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」她說：「人家是這樣子掏心掏肝待人，咱們也不能不格外看待。而況，往後還要她多費心思在芹官身上；說句老實話，也宜乎想個法子，籠絡籠絡。」

「太太說得是！」震二奶奶很謹慎地問：「可不知道太太心裡有了打算沒有？」

「我在想，」馬夫人徐徐說道：「人家到底也是黃花閨女，能這樣說是拿她自己的身子，拘住芹官的心，自然也是有貪圖的；索性就把名分給了她，好教她死心塌地。你看呢？鳳英！」

馬夫人對震二奶奶是兩個稱呼，當著親族下人面前用「官稱」；私底下只當在娘家喚內姪女。用到這個稱呼，就意味著是關起門來說話，無事不可談了。

「太太見得是！春雨確是有這個貪圖；其實也不算過分。不過，如今到底還不到挑明的時候；倘說十二歲就有個人在房裡，且不說四叔那裡通不過，傳出去也不好聽。」

「這倒也是！」馬夫人問：「那麼，你看？」

「反正只要讓她明白，她的好處，做主子的知道，將來也一定不埋沒她的功勞。」震二奶奶又說，「太太不妨把她找了來，話說得活動些；能讓心裡有這麼一個想法：照料芹官能用十分心，就有十分的好處；一切全看她自己。她自然就會巴結。」